

華光川文庫

我的學生生活

穆木天等著



光華小文庫

文藝一般論 芥川龍之介著	高明譯
文學研究入門(上)	郁達夫等
文學研究入門(下)	趙景深等
創作指導集	何丹仁等
到創作成功之路	張資平等
現代中國作家自傳(第一輯)	柳亞子等
新聞學入門	黃天鵬著
讀書經驗談	余楠秋等
「九一八」與「一二八」	柳亞子等
祈禱 窪川綺尼子著	華蒂譯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我的學生生活

目次

學校生活的斷片

穆木天(一)

末月首晚付郵的

許欽文(二三)

我的讀書生活

李白英(三七)

教會女校生活的寫實

馬景星(四)

續「教會女校生活的寫實」後

馬景星(五)

學校生活的斷片

穆木天

我是不想回憶到過去的。回憶到過去，只是落得一場空虛和寂寞。過去的生活，只是羞辱，野蠻。過去的影戲，只是一幕一幕的血痕。而對於我，更是那樣了。爲沒落的大家族，日趨破產的大地主的子弟的我，在學校裏除了作了犧牲品之外，只是得到了孤獨罷了。

我先要說，我是沒入過小學的。從七歲到十四歲的那一段最

快活的，最可以玩的生命，我，差不多是自己一個人，在一個塾師的傍邊過去了。苦楚倒是沒得到苦楚，可是，應發展，應開拓出來的兒童的創造力，在無形中，被壓潰，那是毫無疑義的了。可是，當時——光緒三十二年——就是入學校，結果不還是一樣麼，私塾變相的學校，弄一個塾師變相的教員，招幾個街溜兒作學生，結果，或怕比在家塾所受的犧牲還大都不定。當時，倒是有了一個學校在我們的院子裏的，是租的我們東院的五間房子，可是，我，當時，也好像絲絲未想去入學校似的。當時的學校，除了叫我永不忘的那幾個大個的學生而外，就是給了我一個如下的印象。巡警隊與洋學生，這是當時的二橫。我永遠不忘的，就是那些學生好打人。就是軍警都怕他們呀。學校門口，掛着兩根紅

漆的軍棍，和四個虎頭牌子。所謂虎牌子者，是一個長方形的木板，上邊是畫着一個橫橫勢勢的虎頭，下邊是四個紅圓圈，每圈裏是一個大大的黑字。那四個虎頭牌上的字語是：「學堂重地，禁止誼嘩，倘敢故違，定行究辦。」每天，學生，大概是不讀書，除一二二地下體操而外，就是聚在門口，一邊吵鬧着，窺視着行人，如果有人走過來，——當然，對士紳們，學生是不敢問津的——學生就開玩笑，說屁話兒，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靜而受之的話，那他們可真是要「究辦」了。幾個學生按着，乒乓地就是二十軍棍啊！但，那學校，不幾個月，就沒有了。以後，直到我到省城入中學的那年，我們鎮裏才重設了學校。

我在私塾，寂寞雖是寂寞，可是沒感受着苦楚。我的父親，

因為讀書時挨菸袋鍋挨得太多了，被打得頭上都生瘡，是非常反對打頭的。東北地方，因滿洲人的習俗，人大致沒有不抽葉子菸的。無論男男女女都有一個烟袋。在地裏作工的人們，當然，是用小烟袋，而婦女們和有閑的先生是用長烟袋桿的。我們關東城，來客，進屋，人就給遞煙袋。現在稱之為東北，和某省統治階級自欺欺人地用為號召稱之為東三省的那個地方、以先，在當時，還被人稱作關東城內，因為是在山海關外。那個名詞，是大半由昌（昌黎縣）灤（灤縣）樂（樂亭縣）人，——那我們通稱之為「老坦兒」——所起的罷。「老坦兒」到我們那裏營商，供給於我們好多的談笑的資料啊。關於「老坦兒」的故事，是多乎其多；「老坦兒」的故事，和灤州影，是內容很豐富的民間藝術。

(?) 哎。我們看「老坦兒」講，「老坦兒」，是不差於西歐人看猶太人罷。不知怎的，給他們造出來很多很多的怪故事來。當然他們也講論我們的。他們說：『關東城三宗怪，窗戶紙糊在外，兩口子一雙鞋，人來就拿烟袋。』可是我們說的更不好聽了。我們說：『小「老坦兒」跟掌櫃的一同睡覺』，『「老坦兒」的屁戶糟糕的』(這是Proverbs，比如人說倒楣，或糟糕時，就說「老坦兒」屁戶！『就比什麼都Expressif』)，『「老坦兒」三年不回家，小胡桃(小孩子之意)生了一大堆，』等等，不一而足。在這裏猥褻的罵法之外，我們還說：『「老坦兒」善吹牛皮，』這可是真的，我眼見過不只有好多次了。現在，躺下「老坦兒」罷。待我再回到我的讀書上。我的那幾位先生都是鄉中有名望的。我讀過六七年的私

塾，可是沒有就過山東先生，也沒有遇過厲害先生的。也許是到那個年月，關東城文風稍開了，那些「子曰：學而時習之，他媽啦巴子，不亦悅乎」的海南來的先生就不敢去了。至於厲害先生，大概是我父親不肯請罷。以先的私塾的先生真是厲害啊。有的外號叫：張剝皮，有的叫：李瞎打，有的叫：王大烟袋，真是名不虛傳啊！那個長烟袋大烟袋鍋，若你背不會書時，往出一甩，那決不會有鞭長莫及之嘆的。此外，爲封建社會的反映的「大學長」的威權也是可怕的。可是我對於「長菸袋桿」和「大學長」的壓迫都是未受過的。我除了讀書以外，就是和同伴的學友下棋。下棋總是輸的，輸了總是哭的。哭完還要下，下完還是輸。結果，人讓我贏一盤算完事。我的在家塾的讀書，是，千日

一律地，如此這般了。除了看伴讀的學伴的背不出書時的滑稽，平日，是再沒有別的令我開胃的了。

有幾件事是可注意的。那幾件事實，給我引起很大的羨慕。也許，那幾件事，在當時是有意義的。

在我在家塾的時節，正是軍國主義的思想流行的時代。「軍國民教育！」等等的口號，在到處，喧嚷着。同時，爲政者，一方在熱鬧地辦議事會，一方，在孳孳地辦警察。當時警官——區官或巡官——是非常威武啊。而，爲一縣的警察的官長者，出巡時，地方的士民遠接近送，較古來天子巡狩或有過無不及者。而，當時的區巡官中很有些讀過書者。我們那區的警察所就住在我們的東院。區官是常常到我們學房來的。歷任的區官中，有一

個姓宋的。是一個沒落的大家庭墮落的後裔。生着兩縷仁丹式的黑鬍兒，我們管他叫做宋小鬍子。宋小鬍子，差不多，公暇時，就到我們學房同先生閑談，他談話的時候，我在傍邊聳耳聽着。他談到當代流行的說部叢書，林譯小說，他拿了好些說部叢書給我們看。說部叢書，當時，很吸引我。什麼「天際落花」等等，我都像看過。以先，我的先生叫我查「列國志」，可是我現在又看到這種玩意了。說部叢書，和飲冰室壬寅癸卯全集，是那時激刺我的讀書慾的兩部書。飲冰室是由於什麼原因令我讀到，我則不記得了。

當時，留日之風是很流行的。那家有一個留日的洋學生，那可真是轟動一方了。那大概是在宣統年間罷，一日，我們的對門的

店裏，人說，來了洋學生了。大家，像看耍猴子們地，到店裏去看熱鬧。洋學生正在吃飯呢，在我去的時候。他是一個禿子，穿着一身和尚衣服，渾身上下同和尚一樣。大家都紛紛議論着。可是，我是很羨慕那禿子的。因為小辮裏虱子太多啦，而且梳的時候又疼。我小時候，因為多病，家人把我許在廟上，可是以後，「跳牆」了，就留起頭來了。因為各種激刺，武漢革命的聲浪波到了我們家裏，我就先剪了髮。可是家人把我的辮子給我釘在帽頭兒上，說是「禿子過年磕頭不好看」，時時強逼我戴。因為，當時，謠言四起，彗星迭見。如「宣統回了朝，小禿開了瓢」，「五色旗沒有邊，中華民國不幾天。」一類的民謠，當時是不一而足的。

在家塾裏，只有這幾點令人快意的。在中學裏，快意的事，是沒有了。我在本省的中學住了二年半，在南開住了三年，我的中學的五年生活是可以分作這兩段說的。南開時代，的確，給我指了些路；可是吉林的兩年半是完全作了犧牲了。當時，吉林的學校是壞極了。在宿舍裏公然賭，賭完了就大吃二噓，高聲叉拳，弄得翻天覆地，學監當然是不敢管的。完了就是長袍短褂地出去了。看戲的看戲，逛窯的逛窯，第二天回來，是高談闊論。那個姑娘下活好，那個姑娘甩我，鳴聲貼耳地，垂涎三尺地，講起來了。我那時只十四歲（滿十三歲），我對那些當然是莫明其妙了。我除了讀書上課之外，就是一個人玩。我的那些同班的，有三十多歲的，有二十多歲的，年小的也有十七八歲。我跟他們是

來不及的。不只學生如此，先生也是同樣。有時，先生同學生還一同冶遊呢。除了有時拿我作槍使而外，別的同学是不理我的。開學的幾天，我受人慫恿把一塊豬肉放在水壺裏，惹得一個回回同學大罵一頓，這是至今不忘的，大個的同學照顧我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情了。在以後，我就是每天，在獨自玩之外，讀小說。雖然大個時常用獵奇談引誘我，可是沒有什麼影響的。當時，罷考，遞白卷，鬧館廳，鬧廚子，打教員，是司空見慣的。我們從當時的職教員的言動就可看見當時的校風了。我告訴你們兩件瑣事吧。有一天，同學們把一位姓劉的學監給圍住了，請他談一談。那位學監談來談去，就吃吃地說：『你——你——你——逛——逛——子——可——可——不——要——逛——日——日——本——樓子啊！』

學生們異口同音地問：『老老——師師……怎——麼？』他就說：『日日——本——樓子啊，那可——涼啊！』當時日本樓兒在吉省城是很流行的。逛日本樓，一般謂之爲『雪國恥』。而以中學生中，國士爲尤多罷？又有一個姓王的博物社員，下巴大，外號叫『大吃碟』。每到開學之初，至快一個月內學生或會到齊的。先生大致也同樣。較勤勵的先生上班同學生吹牛。有一次開學後，王先生上班了。他讀完了段：『士之能享大名……』，就講起世道人心了。當然是世道不古，人心大變啦。他說了：『現在當教員的，下班後，就小辦朝東（當時，吉省的妓館在城西，故言。）那還剩下錢啦。咱才不幹呢。』學生有的問：『老師！您怎麼辦呢。』他說：『咱，等到積了幾個錢兒，把她買到家來，翻過來』

看，掉過來看，看她個夠！』以後，聽說先生理想實現了。如此類推，當時的學校，可想而知了，那種腐亂的樣子，怎能容我這樣的一個幼弱的心靈呢？我同時，感到寂寞，感到沒落，所以，想去上海未有成功，就跑到南開去了。

我在吉省的時候，對於南開只有一個字的概念：難。「南開者，難開也。」在我以前，吉省中學轉南開的很多。有一個中學畢業的宋君，一考考入了南開的補習班，因多少人關說着，學校爲顧全吉省中學的體面罷，特許他入了中一。因此，「難」字就傳遍了吉省了。我必先也到想轉過，可是沒敢問津。令我轉的最大動機的，是當時我們中學聘了一個上海南洋中學卒業石君教我們班的英文，他對我加了很大的鼓勵，對我學英文的慾望加上了很

大的刺激，加之，青年會的英文班又給我引起了好些的憧憬，——有一點我要告訴的，就是當時我還在青年會習世界語，但現在是完全忘了，——使我感到英文不好不會有出路。我本想到上海來，因家中之不許，所以，藉到奉天爲名，打二上跑到南開了。我打的那時候，是1915的十月，恰巧當時還有一次入學試驗。人問我入什麼班，我說我不知道，其實是真不知道的；榜出，因被錄取出爲二年一期。入學之日，正趕是學周年紀念。當時，正趕演新劇「一圓錢」。那篇爲封建的觀念形態的代表劇，在當時，很給人一種刺激。一切令我覺得新穎，令我目眩神迷，因此，對南開起了非常的滿意了。我當時甚至認南開是正當的青年的指導者。我入南開的那個時候，正是中國資本主義抬頭的時代，新